

慈雲法語之三——聖僧示現在中國

講經教學度群萌（四談我所認識的上淨下空老法師） 劉

素雲老師主講 （第三集） 2017/4/19 香港佛陀教育協會 檔名：56-203-0003

尊敬的各位同修，大家下午好，阿彌陀佛。這節課是我來香港的第三節課。這節課和大家交流的題目是「聖僧示現在中國，講經教學度群萌--四談我所認識的上淨下空老法師」。這個題目是我第四次談了，就是說，我所認識的上淨下空老法師，以前我曾經談過三次，這次是第四次。

我想談談這個因緣。可能有同修問，說劉老師，這個題目妳已經談過三次了，怎麼又談了？我告訴大家，可能這個題目，以後如果有機緣，我還會繼續談的，也可能還有第五次、第六次，這都說不定。我和老法師結緣，始於二〇〇〇年，那個時候是我紅斑狼瘡病最重的時候，也是我生命時刻面臨死亡的時候。在那年，我有緣得到了一套光碟，就是老法師在台灣講的《無量壽經》，那是師父第三次宣講《無量壽經》。如果說我和師父結緣，這就是開始，是因為光碟結的緣。這是二〇〇〇年。二〇一〇年，師父通過東北的同修打聽到了我的消息，師父約我來香港見見面，這是我第一次見到師父，這次是真正的見面之緣。從二〇一〇年四月四日來香港第一次見師父，到現在基本上是七個年頭了。在這七年裡，我來香港九次，見到了九次師父，我和師父的因緣就是這樣的。

所以說，有人總想仔細研究研究，我和師父究竟是什麼因緣，真正的因緣就是這樣。再進一步說，我和師父就是師生關係，師生的緣。好多時候師父都是我的老師，這一生一世，師生又在這裡相遇，就是這個因緣。

為什麼這次又四談我所認識的上淨下空老法師，因緣是這樣的：去年的下半年，我給自己提問了兩個問題，一個問題是，我為什麼來到人世間？我來幹什麼來了？這是我給自己提的一個問題。第二個問題，二〇〇〇年我面臨著死亡，很多人都去為我送行，那就是病最重的時候，也是最危險的時候，為什麼誰都沒有想到我能活過來，我卻活過來了，而且活得挺好？我想這十七年，我的壽命是阿彌陀佛給的，不是我自己本有的生命。我想到這些，我就想：阿彌陀佛，你二〇〇〇年把我留在這個人世間，讓我幹什麼？請阿彌陀佛告訴我，我好報答您老人家的恩德。

當時，這兩個答案我都得到了。我來到這個人世間，是帶著任務和使命來的。這是一個。至於是什麼任務，什麼使命，那就實際當中見。第二個我的問題的答案是，就是阿彌陀佛為什麼把我留下來，這個答案就是說，要我把一個真實的上淨下空老法師，介紹給一切有緣眾生，讓眾生同霑法益。這就是我兩個問題的答案。基於這個因緣，所以今天我要再一次的，把一個真實的上淨下空老法師，介紹給一切有緣眾生。盡我所認識的，我能談到什麼程度我就談到什麼程度。

今天我要從七個方面來談我認識的老法師，這個我歸納了七個第一。現在談第一個第一，上淨下空老法師是學釋迦佛走釋迦路的第一人。這個從我認識師父上人到現在，我一直是這樣認識的。因為師父確實在我心目中，他是學釋迦佛走釋迦路的第一人。不但在中國是第一人，在世界也堪稱是第一人。

當今時代，學佛的人可謂不少，全球有七億人口學佛，佔總人數的十分之一，大家都在學釋迦牟尼佛留下來的法。縱觀學佛人的現狀，真正學釋迦佛走釋迦路的人，可以說寥寥無幾。這樣說可能有些同修暫時不太理解，劉老師怎麼這麼說？全球有多少人在學釋

迦佛走釋迦路，老師妳為什麼說真正的學釋迦佛走釋迦路的人寥寥無幾？咱們慢慢來認識現狀是不是這樣。

釋迦牟尼佛人人都在學，但是我們看到的一個現實情況是，教育的佛教演變成了宗教的佛教。就這一點，這個佛教不是釋迦牟尼佛留給我們的佛教。釋迦牟尼佛留給我們的，是教育的佛教，不是宗教的佛教。現在佛教演變成了宗教的佛教，可以說是佛門的不幸和悲哀。我是這樣認識這個問題的。

老法師二十六歲入佛門，三十三歲出家，遵章嘉大師的教誨，走學釋迦佛走釋迦路的學佛之路，一走就是六十多年。這是不爭的事實，就擺在我們面前。我說老法師是學釋迦佛走釋迦路的第一人，可以說是名符其實，當之無愧，一點也不誇張，一點也不過分。

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看，釋迦牟尼佛和我們的老法師，有幾個共同點：一是都選擇了出家，走弘法利生之路。這是兩位老人家的第一個共同點。釋迦牟尼佛不忍看眾生老病死之苦，想找到一條救度眾生離苦之路，他捨棄了王位，捨棄了嬌妻愛子，捨棄了榮華富貴，毅然出家。這是釋迦牟尼佛選擇的道路。而我們的老法師，因為戰亂，到了台灣，在那裡他是隻身一人，沒有親人在身邊。在台灣，老法師認識了章嘉大師，在大師的教誨之下，老法師選擇了出家弘法利生這條道路。三十多年來，沒有見過慈母的面，這個老法師在講經的過程當中，曾經多次跟大家說過。這是一個。

第二個共同點是都沒有道場。這個我們看《釋迦傳》，或者讀《無量壽經》，讀其他經典的同修們都知道，釋迦牟尼佛沒有固定的道場。這樣說似乎不是太嚴密，說沒有道場怎麼講道？我是這樣看的，老法師和釋迦牟尼佛的共同點，就是沒有固定的道場，但又時時處處都是他們的道場。這是兩位老人家的第二個共同點。

淨空老法師，幾十年來，可以說是一位到處漂泊，講經說法的

一位出家老和尚，是不是這樣？沒有固定的道場，居無定所，全世界來講經說法。這可能也是老法師的一個特殊的因緣吧。老法師在我的心目中，在我的記憶中，師父是一貫不提倡建自己的道場，別人給他道場，師父都不要。師父當時說了，不建道場，不要道場的理由，可能我們都會心裡很明白。師父就是這樣給我們後世的學生也好，弟子也好，樹立了這樣的一個榜樣。這是第二個共同特點，釋迦牟尼佛和淨空老法師都沒有固定的道場。

第三個突出的特點，就是一生從事教學。這就是釋迦牟尼佛和老法師兩位老人家，最最突出的一個共同點。釋迦牟尼佛四十九年講經教學，就這麼一件事，老人家沒有做過佛事。這個佛事，所謂的佛事，譬如說經懺佛事、打佛七、打禪七，等等等等。釋迦牟尼佛在四十九年講經教學過程中，沒有做過一次。我們的老法師在這一點上，是真正學釋迦佛走釋迦路的第一人，老人家五十八年從事的是講經教學度眾生的事業，而沒有做其他的事情。老法師在這方面堪稱是我們學習的榜樣。儘管遭遇了種種不公平的對待，甚至有時候是走投無路，無立足之地，但是師父一直勇往直前。九十一歲了，還在堅持這條已經走過了五十八年的學佛之路，確實令我們敬佩和讚歎。釋迦牟尼佛和淨空老法師，都是義務的教育工作者，這一點我們人人心中都有數，大家是不是和我有同樣的認識，就是他們是教育工作者。

以上三點，這就是我選擇的比較突出的，淨空老法師學釋迦佛走釋迦路的，三個比較明顯的共同點，供大家參考。

學釋迦佛走釋迦路，說起來簡單，但是做起來真是難，而且是難上加難。回首老法師幾十年走過的學佛之路，真是太艱難了。尤其是在師父身邊護法多年的老同修們，就知道得更清楚更明確，他們的體會也更深刻。幾十年來，師父過的是遊僧的生活，沒有立足

之地。不是老人家不想在一個地方安定下來，而是沒有這樣的條件，師父沒有條件在一個固定的地方安定下來。如果想要安定下來，師父曾經說過，那就是要有個條件，就是放棄講經教學，改做經懺佛事。我記得師父在講經過程當中，曾經向我們說過，說當時他有兩條路，一條是放棄講經教學，改走經懺佛事的路，第二個條件就是回家，還俗。當時就面臨著這樣的境地，師父毅然決然的，仍然選擇了繼續講經教學的，走這條釋迦牟尼佛之路。

不管遇到什麼樣的艱難困苦，師父幾十年來從來沒有放棄過講經教學。我們現在說起來似乎是很容易，說說幾十年就過去了，可是我們設身處地的想一想，師父這五十八年講經教學的日子，是多麼樣的艱難！就這一點，也足夠我們敬佩和讚歎師父的。就是在老人家八十五歲的時候，香港的一位老居士，把現在的六和園結緣給了師父，就是從那一年開始，師父總算有了一個比較固定的落腳之地。應該說學釋迦佛走釋迦路並非易事，就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從老法師走過的路可見一斑。這是第一個第一人，就是老法師是學釋迦佛走釋迦路的第一人。

第二，上淨下空老法師是講經教學第一人。上淨下空老法師是講經教學第一人。淨空老法師迄今為止，屈指算來，入佛門六十五年，講經教學五十八年。就說五十八年的講經說法，可以說全國乃至全世界，找不出第二個。也可能是我孤陋寡聞，我見識少，我不知道還有別人。就目前來看，我就知道老法師一個人，講經教學，而且是不間斷，講了五十八年。這是不是講經教學的第一人？可以說，我用了一個詞，老法師講經教學五十八年，堪稱是獨一無二。

我想從下面幾個方面，突出講一下老法師講經教學的幾個突出特點。這幾個特點，我都用獨一無二來形容。第一個是時間之長，獨一無二。我剛才說了，到今年，老法師已經講經教學五十八年，

這在中國乃至全世界，堪稱獨一無二。獨一無二的意思很明顯，就是只有這一個，還沒有看見第二個。就是從古至今，恐怕也找不出第二個人了，就是一生幾十年就從事一件事，講經教學度眾生。我是這樣認識的。如果說前無古人後無來者，這個前無古人好像是已經定了，後無來者是不是，我不敢說，那可能後面還有人講經比師父這五十八年更長的，就目前來看應該說前無古人。我們希望能有後來者，能夠超過老法師這五十八年，這是我們所期盼的。這也是老法師的心願，因為培養講經人才，這一直是師父孜孜以求的，一直在努力奮鬥的，努力爭取的。這是第一個獨一無二。

第二個，專一不二，獨一無二。專一、不二，這兩個意思合起來，就是進一步說明它的力度。專一，就這一個，不二，沒有第二個。老法師五十八年來，做的就是這一件事情，講經教學，除此之外別無他事。這才叫真正的專一。不是今天講經教學，明天搞經懺佛事，後天打個佛七，等等等等，老法師是真正的專一，真正的獨一無二。釋迦牟尼佛一生講經教學四十九年，老法師講經教學已經五十八年了，我們能不能這樣說，青出於藍而勝於藍。就這一點來說，咱們不說別的。我是這樣認識的，青出於藍而勝於藍，學生在講經教學的時間上，超過了他的老師。這肯定也是釋迦牟尼佛所歡喜的，釋迦牟尼佛會為有這樣的學生而高興的，也會為這樣的學生點讚的。這是第二個獨一無二。

第三個獨一無二，信眾之多獨一無二。這一點大家是不是心裡都有數。淨空老法師，聽老法師講經說法的信眾，可以說不可計數，看得見的眾生，看不見的眾生，都不可計數。就拿人來說，恐怕得以億來計算。因為現在的網絡教學，我們不知道有多少有形眾生和無形眾生，在傾聽老法師的教誨。無量無邊的眾生，在老法師的教誨之下，真是覺悟了，很多很多眾生回歸自性，回歸極樂世界，

師父功德無量。最近一些年的網絡教學，使聽師父講經的信眾愈來愈多，愈來愈多，聽經的人數愈多，受益的人數就愈多。所以說有時候師父在錄影室裡給大家講經教學，有時候錄影室裡可能沒有一個聽眾，但是網絡裡的聽眾無量無邊，是不是這樣的？所以我說，聽老法師講經的信眾無量無邊，不可計數。

現在能不能有哪一個法師，哪一個高僧大德，他的講經的信眾能夠超過老法師，好像不太容易。儘管這樣，老法師在人家對他有所不公平的對待的時候，師父老人家都是坦然處之。老法師心裡明白，他的信眾之多，影響之大、之廣、之深，真是不可計量。這個意義，深遠意義和歷史意義，現在無可估量。師父講經教學這五十八年，他的影響面我剛才說了三個，一個是影響之大，一個是之廣，一個是之深，是不可計量的。

有的人一直對師父採取種種措施，譬如說封殺，對這個問題，我一直是持不贊同的態度。我是那樣想的：師父講什麼，說什麼，老人家在想什麼，他都是透明的，都是公開的，沒有一點隱私，而且他想的、說的、做的，都是利國利民的。就這樣一位愛國愛教的老人家，你封殺他幹什麼？這是一。二，我是那樣想的，法寶你可以封殺、銷毀，但是人心你能封殺得了嗎？有多少人可能是出於某種壓力，不敢公開學習師父的法寶，譬如說書或者是光碟。但是我知道，就是這些人他們仍在偷偷摸摸的看師父的書，聽師父的光碟。所以我想，師父的影響，那不是你燒幾片光碟、燒幾本法寶就可以封殺得了的，我覺得這種做法是不是有點愚痴。

你可以仔細的看一看師父的書，聽一聽師父在講什麼，能不能不要斷章取義，以你的個人知見來解師父的意思，甚至是對師父是採取毀謗，這個不好，這樣會造作罪業的。我每次我都勸導大家端正心念，正確的評價一個人。你願意聽你就聽，不願意聽你就不聽

，聽與不聽是你的自由，但是你不要毀謗，因為毀謗你真的造罪業，你造罪業真的要受果報。我是替你著想，每次都要這樣勸說大家，希望大家能夠聽聽我的苦口婆心。我這個意見沒什麼不對的吧？你看，你的自由，你可以選擇，願意聽，聽，不願意聽不聽，就是一條，你別生煩惱，你別毀謗，這就好了嘛。這是上面我說了三個獨一無二。

下面再說第四個獨一無二：無立足之地獨一無二。我所經歷過的，所聽說過的，就是說法的師父、法師們沒有立足之地，除了老法師之外，我還沒有聽到第二個。師父這麼多年是不是無立足之地，就是八十五歲之前，準確的說是不是這樣的？曾經記得師父有一張照片，拄著錫杖的那張，沒有照上腳。我記得我當時最先看到這張照片的時候，我不太理解，我心裡還想，這是哪個照相師給照的，怎麼能沒把師父的腳給照上？後來我見到師父的時候，我問過師父，我說師父，您的那張照片為什麼沒把腳照上？師父笑了，告訴我，那是我在表法。我說師父您這是表的什麼法？師父說，表無立足之地之法。我聽了才恍然大悟，原來這是師父老人家在表法，表他的無立足之地。

聽了師父的這個話，當時我好心酸，老人家是笑呵呵的跟我說的，但是我聽了，我一點笑都沒有，真是好心酸。學釋迦牟尼佛，走釋迦牟尼佛之路，遵師教誨，一生講經教學，這有什麼不好？有什麼不對？為什麼要遭到如此的不公平待遇？所以，每當說到這裡的時候我就想，總有一天，歷史會給師父做證明的。老人家這一生所做的事情，真是利國利民，功在千秋的，偉大的永遠不朽的事業，這要讓歷史來見證吧。這是我講的第二個第一人。

下面講第三個第一人：上淨下空老法師，是佛教歷史上修忍辱的第一人。我為什麼這麼敬重老法師，為什麼有人用各種各樣的方



式，想逼我遠離老法師，遠離《無量壽經》會集本，但我都頂住了重重壓力，不為所動。我是一個性格比較倔強的人，我從來沒有盲目的崇拜任何一個人。有人說我是對老法師迷信，吹捧老法師，等等等等，用了一些叫人不入耳的詞，我就不給大家學了。但是我聽了以後真是不為所動，我心想，我自己的親身經歷，我親眼所見，不是你們幾句批評、幾句謾罵就能動搖得了的，真的是這樣的。

說實在的，頂住這個壓力也相當不容易，也很難。你那樣想，一個人他走自己的路，而且再進一步說，我們畢竟都是凡夫，都是人，我們也有自尊心，也有自己的尊嚴。你所走的路，你所學的東西，你所接近的人，人家反對，人家用各種形式，可以說那個形式，有的都實實在在太過分了，太過分了。那時候我也想，為什麼這樣？我自己問我自己，為什麼人家這麼攻擊妳，這麼謾罵妳，妳還不改初衷，非要堅持走妳那條路，究竟是為什麼？我自己找到答案了，老法師什麼地方吸引了我，一個答案，老法師的人格魅力。老法師的人格魅力，讓我尊敬他、尊重他、仰慕他，所以我跟定老法師學習佛法，一生不會改變的。如果說一生那長一點，我前半生沒學佛，從我接觸老法師光碟的那天起，從那以後我不會改弦易轍的，我一定是沿著這條路走到底的。

為什麼我這麼崇敬我們的老法師？很重要的一條，就是老法師的忍辱精神。如果按我原來的脾氣，我可能是有時候會冒火的，有時候我想，你走你的路，我走我的路，你學你的佛，我學我的佛，你學你的法門，我學我的法門，你憑什麼老拿我來說事？開始是心裡不服氣的，甚至想出去和人對陣，那個對陣用現在的話說，較量較量。就是說，我當時甚至這樣想，論寫，我也不一定次於你，論說，我也不一定輸給你，你會寫我也會寫，你能說我也能說，那咱們就較量較量，你憑啥老這麼欺負人？當時是這樣的。

後來我為什麼一言不發？就是學老法師學的。因為我看師父所受的那個屈辱，對我來說，我所受的那點小小的委屈，簡直不足掛齒，我覺得非常慚愧。師父老人家這麼多年一直在修忍辱，我就這麼幾年的時間，讓人家羞辱羞辱妳就受不了，妳還說妳要做佛的弟子，要做老法師的弟子，那太不夠格了。記得有一次，我跟大家交流的時候，我這樣說，我說我現在稱不上是老法師的學生、老法師的弟子，我對自己有個正確的估量，我卯大勁我現在是師父的編外弟子，編外學生，我還沒入編。

有人也曾經說，劉老師，師父對妳那麼好，妳為什麼不拜師？不是我對師父不尊重，是我覺得我不夠格。如果我拜了師，我到了師父的身邊，我做師父的學生，我不是有意的想把事情做壞，但是如果我的能力有限，我的智慧有限，我做了什麼錯事，我給師父抹黑，我對不起師父，所以我寧願做師父的編外弟子。但是我接受師父的教誨，絕不次於師父的編內弟子，這是我對我自己的要求和考量。

有人說我們了解妳，尤其我的朋友、同學、同事，說：我們了解妳，妳從來真是沒有崇拜過任何一個人。但是在妳的嘴裡，不管我們信佛也好，不信佛也好，信哪個法門，在妳的嘴裡我們聽到的，妳都是說，妳的老師淨空老法師如何如何。我們現在雖然沒見過老法師的面，但是從妳嘴裡，我們已經認識了妳的老師，淨空老法師。這是我身邊的同學、同事、親朋好友，他們跟我說的。真的是這樣，每當見到他們的時候，沒有別的話題，說起來就是學佛，就是老師，師父是什麼樣的一個人。以前我說過，師父是一個愛國愛教的老人，是一個慈悲的長者，我就一條一條給他們介紹，為什麼我給師父下這樣的定義，我有這樣的印象。我說這都是我親身經歷的，不是我聽人說的，我都給他們舉出具體的例子來說，就是這樣

的。

老法師的忍辱精神，是我學習老法師最多的地方。因為一個人的脾氣稟性，是很難改的，我由一個剛烈的、點火就著的暴脾氣，能改變到現在，幾乎是沒有稜沒有角了，聽什麼樣的話我都能接受得了。而且由前些年的，我嘴上接受，我不和你對陣，但是我心裡沒接受，我心裡還和你對陣，我不服你，一直到現在，我不但嘴上不說，我心裡也沒有那個疙瘩，也沒有那個結了。我就覺得，如果說我見著師父之後，你們問我，說劉老師妳最大的進步是什麼？就改變了我的脾氣稟性，讓我由剛變柔了，這是我學師父忍辱精神的最大的收穫。

因為我看到了師父的一言一行，和他所遭受的苦難，和別人對他的毀謗，我就想，世界上還有這麼大心量的人，老人家的心量究竟有多大？我就一點一點的看，一點一點的學。這可能是我的一個長處，我看明白了我就學，而且要真學，不是假學，這個學，是把它落實到自己的生活當中。現在很少很少有誰能聽到我對誰不滿意，或者跟誰較勁，跟誰對立。那個時候我記得小刁說：大姐，妳現在脾氣變了，妳變得沒有立場，妳不分是非了。我就笑了，我說妳給我舉舉例子，我怎麼沒有立場，不分是非了。小刁說：過去說什麼問題，妳都是一是一，二是二，七扯喀嚓的，跟我們說得一清二楚。現在我們再跟妳說什麼，妳都是行，好，對，都是這樣了，妳就不能說這個不對，那個對。我現在說這樣的話，有時候也有，不說一點沒有，但是逐漸的愈來愈少。因為師父說恆順，所以我現在也跟師父在學恆順，而且是發自內心的恆順。

有的同學曾經問我，說劉老師，我們發現妳的心為什麼這麼大？我說跟師父學的，師父的心有多大，我現在連十分之一都沒學來。我說我的目標是，一定要把師父的大心量學到手。如果你們問我

的心量有多大，我的目標是虛空法界有多大，我的心量就有多大，我要把虛空法界裝在我的心中；如果我的心量小，虛空法界裝不下。我就像開玩笑的跟大家說，說得大家都很开心，都很高興。我是這樣說的，現在我也這樣做。真是，我覺得一個人的心量擴大了以後，那種愉快，那種歡喜，確實是用語言沒法表達。為什麼？你過去遇到一個事，你心裡繫了個疙瘩，你不服氣了，你委屈了，你煩惱了，你肯定心裡特不痛快。我現在沒有這些了，誰說什麼都可以，誰做什麼都可以。所以我就每天都是樂樂呵呵的，沒有牽掛，沒有煩惱，沒有誰是誰非，就是這樣的。

所以我覺得我認識師父以後，對我來說，最大的進步就是心量大了，比原來更大，可能以後比現在還要大。現在偶爾的還有點小小的小脾氣，我想以後這點小小的小脾氣，也要把它克服掉，要徹底的一個大心量，什麼都能包容。要像大海一樣，那比大海大還有天空，那比天空大是什麼？就是人的心量，就是這樣。

學佛這麼多年，如果說我有收穫，我受益了，這方面的受益是最大的。所以你們看我現在這麼快樂，這麼瀟灑，這麼自在，我解決了心量的問題，才能夠做到這一點。如果心量小，做不到這一點，每天遇到事，這個不滿意那個不滿意的，那多著了，遇到一個煩惱一次，遇到一個煩惱一次。現在我沒有這些，所以我每天都是快快樂樂的。我每天接觸的，經教、佛菩薩，是不是這樣？你說經教能讓我煩惱嗎？不能。佛菩薩能讓我煩惱嗎？不能。所以這是我從師父那裡學來的。

我們師父老人家，這六十五年，可以說是修行的六十五年，也是忍辱的六十五年。講經說法五十八年，是進一步忍辱的五十八年，就這一點足夠我們學的了，怎麼學你都學不完。你如果再不認真的學，再打點折扣，你什麼東西你都學不到手。所以我說，我聽老

法師講經教學二十年，我受益了。我就聽懂了那麼十分之一，我都覺得我受益了。如果我把師父講的十分之十，我都聽懂了，那我不成佛誰能成佛？是不是這樣？所以一直到現在，我仍然在努力學習師父，努力聽師父講經教學。

今天早晨遛彎的時候，我跟師父說，我說師父，這些年我沒有出來講任何一部經典，為什麼？我是那樣想的，一是我笨，我講不好；二是我想師父講的，我就聽師父講，我把師父講的我聽懂了，我聽懂一點，我跟大家分享交流一點，我聽懂了兩點，我就跟大家分享交流兩點。有的同修說，劉老師妳就像講白話文似的，師父有的地方講得深一點，理論高一點，我們聽不明白，妳就像講白話文，給我們翻譯一遍，然後我們就聽懂了。我一想，如果我能起這個作用，不也是挺好的嗎？師父講我聽，聽懂了，我再用白話文說給大家聽，這不我也在弘揚佛法嗎？師父說好好好，就是這樣的。所以有的同修說，劉老師妳為什麼不站出來講《無量壽經》？就在網上給我提了幾十個問題。二十二號可能我有個學佛答問，其中就有這樣的問題，到那時候，我一定會給大家一個比較圓滿的答案的。

記得二〇一四年三月份，我來香港，正好那一次趕上老人家過生日。我不是故意的來給師父過生日的，是趕上了。因為我這一生，我不太想過什麼生日，我不過生日，我也想不起來別人過什麼生日，那次我來香港正好趕上師父過生日。當時因為不對外公開，來的人就來到咱們山頂花園這兒，也不是特別多的。當時舉行了一個小小的儀式，我記著蛋糕挺大，挺漂亮的，師父也挺高興的。結果給我一個任務，讓我上台跟大家說幾句。我也沒什麼思想準備，我說什麼呀？完了我跟刁居士商量，我說小刁，讓我上台，我沒啥說的，我給師父唱個歌吧。

我這一輩子我告訴大家，我就會唱一支歌，叫小小的月亮，好

像是這個名，一共四句話，是兒歌。這個歌是我學生教我的。我學生怎麼想起來教我唱歌呢？是每當春節的時候，我教那些寶貝們、淘氣包子們，喜歡上我那去過年，開聯歡會。開聯歡會每個人都得出節目，完了我的學生說：老師，我們都知道妳笨，一個歌也不會唱，舞也不會跳，給妳個任務，妳扮演個什麼角色？我說，那你們看老師能幹點啥？我就當聽眾行不行？學生說那不行，給我個什麼角色？讓我報幕，就是他們演節目，讓我來報幕，還給我整了一段報幕詞，說那個是勾嘎達K廣播電台什麼什麼，土豆麻小姐現在開始報幕。給我起個名叫土豆麻小姐，為什麼？因為那時候我皮膚不像現在這樣，麻麻嘟嘟的，所以我學生說，老師，就給妳起這個名吧。我就想為了讓大家高興、開心，學生既然有這個要求，那行，那我就當土豆麻小姐，我說什麼時候讓我報，我就開始報。開始的時候我就這樣說，勾嘎達K廣播電台，土豆麻小姐現在開始報幕，第一個節目，誰誰誰什麼什麼。結果這些孩子們樂得前仰後合。那就是我和我學生在一起開聯歡會。

後來我學生說，老師妳一個歌也不會唱，我教妳一個吧，妳就學會一個就行，四句話，可好學了。我說那你教我一個吧。我學生就教我一個。現在教我歌的學生已經六十歲出頭了，那學生都那麼大了。我教的學生最大的比我小個五、六歲，我們在一起，看不出來誰是老師誰是學生，尤其那男孩子都比我高一頭。所以就是在那個時候，我學了這麼一首歌，因為它太簡單了。

我跟小刁說，我就給師父唱這首歌。小刁說：大姐，不行，妳在廣州曾經給我們唱過這首歌，妳唱歌不在調上，妳在調下。說我唱歌跑調，妳別給師父唱，小刁不讓我唱。我說那你說不讓我唱歌，我上台我說啥？小刁說妳說偈子。我說沒有偈子呀。她說一會就有了。我說啥時候有？她說一會妳往台上走的時候就出偈子了。

我心裡一點底也沒有。就在說下面請劉老師上台，就這個時候那我死活我也得上台，從我坐那座位走到那台上，我估計那有十步遠，可能都沒有十步遠。我心突突的跳，我想，唉呦我的媽呀，這還不知道說啥，這就開始上台了，這可咋整！我起立的時候我心裡是這麼想的，那也得去呀，我就一步一步的，比我平時速度要慢得多。我尋思我得想想，小刁不說我走的過程當中就有偈子，那我就慢點走，讓這偈子得出來。可能也湊巧，我走了三分之一的時候，就出了四句話。我當時心裡樂開了花，我想，唉呦我的媽呀，這偈子可是出來了，要不我上台我就站著去了，我就這樣想的。

後來我上台以後，這不偈子也有嘛，四句話，我把偈子也說了。我那天不知道為什麼，我就想給師父唱首歌，就唱我這小月亮。後來我也沒聽小刁的勸，說完偈子以後，我說今天是師父老人家過生日，我給師父唱首歌。我說我這輩子就會唱這一首歌，我就把這首歌獻給師父，只要師父開心就好。我就給師父唱了。唱完了以後我就回來了。回來以後，小刁表揚我，說：大姐，今天真不錯，今天妳唱歌在調上沒在調下。我說妳看看，妳還不讓我唱，多虧我唱了，今天不唱得挺好嗎？我這一輩子真的就會這一首歌，別的歌我都不會唱。我唱哪個歌，一是記不住詞，二是不在調上，我確實唱歌跑調，五音不全，那個什麼譜我更不知道，就是這樣的。我說那次我給師父唱歌唱成功了，高興我好幾天，甚至有時想起來我就跟小刁說，我說怎麼樣，沒聽妳話對了吧，我歌唱在調上了，真是挺好的。

所以說和師父在一起，就覺得那種開心、那種快樂，你不親身體會到你說不出來，這都是我親身感受。你看我今年七十多歲了，七十三了，前些日子開玩笑，那天可能慧蓉看見我穿一個紅大褂子，你們各位沒看著。為什麼穿那紅大褂子？那紅大褂子前胸是兩隻

雞，我今年七十三歲，本命年，屬雞的。我五十多年前的一個好朋友，就買個大紅褂子給我送去了，告訴我，素雲妳必須把這褂子穿上。我說我啥時候穿這大紅褂子？她說不行，以前妳沒穿我不管，今年妳得穿，今年是妳的本命年，怎麼怎麼的。而且告訴我，妳上香港，妳必須得把這褂子給我穿去。受人之託，我也聽話，我就把她這大紅褂子穿來。來的第一天晚上我就穿著，我跟慧蓉說，我說慧蓉妳看看我這大褂子多麼漂亮，前面有兩隻雞，一隻公雞，一隻母雞，那隻公雞是個領導，當官的，為什麼？頭上戴著桂冠，我說公雞是官，那母雞不是官。跟大家開玩笑。

所以我說人學佛，真是你跟師父學這個大心量，我就覺得我受益太大太大了，我的快樂太多太多了，太幸福了！你說這個多好！所以我也勸大家好好跟師父學，把師父的言談舉止，把師父那真東西學到手。不要耍花把勢，整花架子，一定要真學。

咱們中華民族有尊老愛幼的良好美德，在這方面，我們是不是也應該把它落實在行動當中？現在有人今天批這個，明天批那個，這個是不是不太對頭？咱們師父教我們的是，要讚歎人，要表揚人，讚歎人，不要批評人。我過去當老師，是職業病，你說當老師哪有不批評學生的，尤其我教那班都是猴子班，一次教五、六十個猴子，你說能不批評學生嗎？我批評是批評，但是我對學生是愛的，不管什麼樣的學生我都愛他們，我沒有分別，我不把學生分成三六九等。所以因為這樣，學生對我的感情非常深，到現在，一九七〇屆教的學生，七四屆畢業的學生，再後面那屆我只教了一學期，就這些，三屆的學生現在都和我有來往。有時候打電話：老師想妳了，去看看妳。我說老師是名人，不見客。我學生就說，老師，不管妳名氣有多大，妳永遠是我們的老師，我們永遠是妳學生，我們想見就得見，別的客妳可以不見，我們這個客是必見不可。那就見吧



。所以現在如果說我敞開門，就是對我這些寶貝們敞開門，想啥時候來就啥時候來。

接著說，老法師的度量之大令人難以想像，老人家忍人所不能忍，行人所不能行，他落地有聲的這些個舉止言談，就是我們學習的最好榜樣。我們能不能把它學到手，那就看我們的因緣，看我們的誠意。在這裡我真想說，真誠心太重要太重要了！我之所以學師父的法，聽師父講經，這將近也就二十年，我為什麼受益了？我告訴你們，我心誠！我認準這條道，我認準這個老師，我絕不輕易捨棄。我不會左右搖擺，我不會人家說妳應該怎麼樣，妳就怎麼樣，不是這樣的。用我們東北話說，我這個人有老豬腰子，就是有主見，有主意，不聽別人的指揮和控制。這個可能也是我的一個缺點，也是我一個優點。

你看應該說我最早聽老法師講經，是從二〇〇〇年開始，那就從二〇〇〇年開始計算，那時候就屬於比較正規的系統的聽師父講經，到現在應該是第十八個年頭了。十八個年頭，我有了一點點進步，真是聽師父的教誨，我學來的，我沒有別的本事。我比一般人都笨，比一般人笨，比一般人擰，比一般人倔，比一般人強，就這四條，我這十八年我還能學到這麼多。你們比我有智慧，比我聰明，只要你們認真學，你們很快就會有好大好大的收穫的。不信你們試試，我真的不騙你們。

老法師告訴我們，要學聖賢、學君子，這一點可以說也是我的座右銘。我們現在一定要學聖賢君子，做聖賢君子。前天老法師說了一句，只有大聖大賢才能救中國，才能救世界。小聖小賢都不行，這是我說的，這不是師父的原話。所以我們一定要學大聖大賢，我們也要作聖作賢，最起碼我們要做君子，不可以做那小人。別人可以跟我們計較，可以整我們，可以算計我們，但是我們做為學佛

的佛弟子，做為老法師的學生和弟子，絕不去琢磨、去計較任何人，絕不去整任何人。我對整人的人真是，我覺得他們很辛苦的，他都要動腦筋的。

有些人好心告訴我，說素雲，誰誰背後琢磨妳，背後整妳，怎麼怎麼回事。我聽了以後，我的態度就是一笑了之：是嗎？有這事啊？這在我這就了結了，畫句號了，至於人家再接著怎麼整，我不去研究它。有人替我抱不平，說妳為什麼不琢磨琢磨怎麼整整他？我說那累人，是不是？他整我，累他不累我，我要再琢磨怎麼整他，我累，那他就不累了，我說我不幹那個傻事。

所以說學老法師的這個大心量、大度量，一定要把它真正學到手，尤其是遇到事情的時候，它就顯現出來了。如果沒遇到事，我們想我也大心量，遇到事我也能想得開，我也能放得下。我告訴你，遇到真事的時候，那個坎也實實在在很難過。你們如果經過實踐了，就會覺察到劉老師經歷了，所以她說給我們聽。所以這個修忍辱，一定要把它提到日程上，你只有修忍辱你才能大心量，只有大心量你才能修忍辱。

我說我還有點小小小小的小脾氣，我給大家舉例子，妳不能空口說白話，妳說妳有點小脾氣，那我們也不知道，我們也沒看到。我告訴你們，春節以後有一段時間，我那小脾氣就顯現出來了，我生氣了。可能大家聽了以後會笑，說劉老師妳還會生氣？我告訴你們，我是凡夫，我會生氣，我真生氣了。因為什麼？因為我聽到這樣幾句話，你看我聽了那麼多我都沒動心，我聽了這話，它不知道為什麼，就像那針似的，我刺激刺激妳。聽到一個什麼話？就是有人說，說我是某某某的後台，我是某某某的保護傘，好像我沒記錯，是這兩個詞。按道理說，這兩個詞要比以前我被人家罵，那要輕得多得多、得多得多，但是被人家罵到那種程度的時候，我倒沒生氣

，也沒往心裡去。就這兩句話，不知道為什麼，那個氣沒有預備齊，沒有準備，突一下就冒出來了。

我冒出來，你說我做了一件什麼事？我跟你們說，我給師父寫了一封信。我這封信什麼內容？我要兩閉一停。這兩閉是什麼？一，閉門謝客，不見客人，這是一閉；第二閉，閉嘴，不說話，這兩閉。一停是什麼？停筆，不寫任何交流心得材料。這就是在我生氣的情況下，我就給師父寫了這麼封信。什麼意思？找師父去訴苦，說說我的委屈。那我心裡就是這麼想的，你說我能跟誰說？我只有跟師父說。

我寫完了以後，多虧我自己坐那杌隄默念一遍，我從頭至尾默念，那信不長。默念了一遍以後，我第一感覺，錯了，不對，我不能這麼給師父寫信。這口氣也太硬了，妳跟師父說妳要兩閉一停，妳這幹啥？我自己問我自己，我知道錯了。妳說妳錯了妳就別寫了唄，不行，這事還得說，我就把給師父寫的這封信，改成給勝妙師。我尋思轉個彎，我把這封信給勝妙師，勝妙師肯定是會跟師父說的，這樣這封信我不是給師父寫的，我是給勝妙師寫的。就這個時候，我那不叫智慧，來點小心眼，耍點小脾氣，我真的就把這封信讓大雲給我傳過去。大雲當時猶豫：劉姨，妳這個信這麼寫，好嗎？別傳了吧！大雲和小刁都制止，都不讓我傳。我當時倔脾氣來了，傳！完了大雲就把這封信給我傳過來了。

今天早晨我跟師父說，我說師父，我給勝妙師寫了一個信，兩閉一停，您老人家肯定是知道了。我說師父這個事我肯定是錯了，因為啥？我當時就知道不對，就是那口氣，就想，幹嘛？我聽了這兩句話以後，我真發怒了，我當著大雲和小刁的面，我這麼說的，我說簡直是吃飽了撐的沒事幹。這不就是我心裡不服嗎？你憑啥說我是誰的後台，誰的保護傘？你有什麼證據？我根本也不是那樣的

人，我的一切都是透明的公開的。就這個。

我現在在這裡，把這個事面對鏡頭跟大家說，我這就叫公開懺悔，發露懺悔。劉老師這件事做錯了，我對不起師父，我也對不起對我那麼信任的廣大同修們。但是我一定要把一個真實的劉老師呈現在你們面前，這件事我完全可以不說，但是我一定要把它說出來，我確實把這件事情做錯了。我懺悔完了，我心裡也就亮堂了，不要掖著藏著，我這一輩子的一個最大優點就是透明度高，我說的話，我做的事，沒有一點隱諱的，我沒有隱私。有的時候我學生都說，老師，這件事妳能跟我們說嗎？我們是妳學生。我說有啥不能說的？完了我學生說，老師，這要是我們，這樣的事不能說，保密。我說在你老師這裡沒有一件事保密的。

所以我就敞敞亮亮的，我就是一定要是真誠的我，真實的我，讓大家看到的是不加掩飾的，沒有經過包裝的，那個老師是真正的劉老師。如果這麼包裝，那麼包裝，這個可說，那個不可說，這個對他能說，對他不能說，那就不是真正的劉老師了。所以我今天坐在你們面前的，就要給你們一個真實的劉老師。

這是我第三個第一人，我今天要講老法師七個第一人，咱們得稍微加快點速度，時間應該是夠用的。第四，第四個第一人，是上淨下空老法師，是倡導宗教回歸教育的第一人。今天早晨和師父散步，師父跟我說的那番話，其中內容之一，老法師就說，一定宗教要回歸教育，就是所有的宗教都要回歸教育。這是師父一個突出的理念。我曾經說過師父有幾大理念，因為師父這個理念好多，但是最突出的有那麼幾個，我們一定要牢牢的把它把握住。這個宗教回歸教育，就是師父最突出的理念之一。

在這個問題上，師父是這麼倡導的，也是這麼落實的。這麼多年來，老法師倡導、力行宗教回歸教育，倡導宗教要互相學習，要

互相讚歎，信仰宗教要由個人自由選擇。這都是師父的理念裡面所說的。每個宗教都是第一，沒有第二，師父講平等，絕對是落實在實處的，不是說這個宗教第一，那個宗教第二。師父告訴我們清清楚楚的，每個宗教都第一，沒有第二。師父說，信仰宗教不要感情用事，不要感情用事，一定要用理智，宗教要放棄傲慢。現在確實存在這樣的現實問題，有傲慢情緒，就是我這個宗教是好的、是對的，你那個宗教不好、不對，我們信眾之間，也有這樣或者那樣的矛盾。所以說師父在這方面，真是給我們做出了最好的榜樣。

我為什麼今天總的題目叫「聖僧示現在中國，講經教學度群萌」，就是說，只有聖僧才能做到這些，才能做到這麼多個第一，凡夫是做不到的。在這裡有這麼四句話，是我對師父的發自內心的讚歎，就我剛才說了：「聖僧示現在中國，講經教學度群萌，六十幾載修忍辱，如如不動是真功」。最後那兩個字叫真功。為什麼我們有的同修說，我學佛為什麼功夫不得力？咱們沒有真功，咱弄的那個是花架子，是給別人看的，不是真功夫。師父六十幾年如如不動，這叫真功夫。我們要這樣學習。

為什麼宗教要回歸教育？師父講經過程當中，曾經有過這樣的話，就是宗教是先於文化，就是宗教在先，文化在後，所以宗教它有起一個根基的作用。文化是在宗教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，所以宗教的重要性那是不言而喻的。怎麼樣才能發揮宗教的作用？道路只有一個，就是把宗教回歸到教育。現在宗教，各個宗教和佛教也差不多，講經教學的比較少，其他形式的比較多。所以現在師父老人家，是力主一定要把宗教回歸到教育，老人家倡導，各個宗教都要講經教學，把這個放在第一位，這就對了。

宗教為什麼不要分高低，為什麼說宗教平等，因為所有的宗教領袖都不是凡夫，可以那樣說，按我們佛門的語言來說，宗教領袖

都是觀音菩薩示現的。我記得十幾年前就告訴我那麼四句話，就是：「宗教領袖皆觀音，示現世間來度人」，後面還有兩句。舉具體的例子，你譬如說《古蘭經》，這是伊斯蘭教的一部主要經典，《古蘭經》。《古蘭經》是怎麼出世的、問世的？是它的教主穆罕默德口述的。因為穆罕默德他不識字，他沒有文化，他不會寫，所以他是說出來的一部《古蘭經》，別人給他記錄的。你想，這叫什麼？這叫自性的流露。什麼樣的人才能自性流露出一部《古蘭經》？不是佛菩薩能做到嗎？是不是？

我們這樣一想，你說宗教不平等嗎？是平等的。這樣看，我們不排斥任何一個宗教，不排斥任何一個法門，這就完全正確了。所以有的你還在分別誰高了誰低了，那你就錯了。過去錯了，咱們把那一頁翻過去，從現在開始，不再排斥別的宗教，不再排斥別的法門，這個你就會進步更快一些。這是第四個第一。

第五個，上淨下空老法師是推動宗教團結的第一人。這個我一說大家都深有體會，老法師這些年來推動宗教團結，可以說成績突出，太顯著了！多年以來，師父推動宗教團結，我用了一個詞叫成績斐然，這也是世人有目共睹的。二〇一〇年年末，到二〇一一年的年初，我有幸跟隨師父出國一次，去了新加坡，去了印度尼西亞，去了馬來西亞，後來又有一次去了澳洲。就在這個過程當中，我就親眼看到老法師是怎麼樣推動宗教團結的。過去我是在師父講經的過程當中，聽師父講過，怎麼樣推動新加坡九大宗教的團結，那個我是聽師父講經說的。後來我跟師父出國，我親眼看到了師父是怎樣推動宗教團結的。無論是在印度尼西亞，還是在馬來西亞，還是在澳洲，師父都做了這樣的工作，而且成績都非常突出。

我看到哪我最激動？就是各大宗教的領袖，或者他們的代表，在台上胳膊挽著胳膊，就是每人都發自內心的真誠的笑容，我看到

這我特別激動。我就想，宗教團結了，人民團結了，這個世界不就和諧了嗎？所以師父做的這個工作，真是功不可沒，功在千秋，利在子孫後代。

應該這樣說，老法師推動宗教團結，做成功了，做出榜樣了，我們如果要是學習這個，有地方學了，師父的試驗田已經搞成功了。這是我起的名，師父的試驗田已經搞成功，怎麼樣能夠推動宗教團結，師父給我們做出來看了。這是第五個第一人，師父是推動宗教團結的第一人。

第六個第一人，上淨下空老法師是承傳中華傳統文化的第一人。這個大家可能感觸更深，就在我們身邊，現在就在做的這件事情，是不是這樣？所以我說老法師是承傳中華傳統文化的第一人。

這些年來，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的浪潮，可以說一浪高過一浪，此起彼伏。有的也小有成就，如果說成就有點大，咱們改一改，也有的小有成績。可是能用承傳中華傳統文化這個詞來說的，能擔得起承傳二字的，可能是非淨空老法師莫屬了。別人是不是在做這個工作？在做，這個工作要全民來做，大家都來做，這是事實。但是真的就是從做過的咱們來看，我的看法是，真正能夠擔得起承傳二字的，就是咱們老法師。沒有第二個人能夠擔得起承傳這兩個字，力度不夠，只有師父力度夠。而且九十一歲高齡的老人，在擔這個重擔，為拯救中華傳統文化，傳承中華傳統文化，我心裡有個詞，我說老人家都在拼命。別的不說，就是這一年多，將近兩年，師父是馬不停蹄飛來飛去，幹什麼？不就幹這件事嗎？

今天早晨我跟師父說，我說師父，你去英國大約多長時間回來？我聽說好像三個月要回來一次，我說太辛苦了，是不是？坐一次飛機就要十二個小時，我聽說下了飛機，還得坐六個小時的汽車。我們在座的同修們想一想，九十一歲高齡的老人，就我這個歲數，

可能我都承受不了。再年輕一點的，你坐十二個小時飛機，你也會感到很疲勞的。可我們的師父，我們在後方享清福，我們的師父在第一線在奔波，在奮鬥，真是我們感到很羞愧。

師父老人家時時處處樣樣都在給我們做樣子，自己用身體來給我們做樣子，給我們看。師父說，佛法有人要說出來，有人要做出來。我說師父是一肩擔兩樣，既說出來，正在講，還在說，也在做。你說師父是不是兩個肩膀挑兩個擔子？這面在說，這面在做。師父說了，不做出來人家不服氣，咱們聽了動不動心？師父說不做出來別人不服氣，你聽了，你該不該做？你是不是也得做出來？如果說我們在台上坐著，嘎巴嘎巴說得挺利索，到台下就變了另一個人。在台上道貌岸然，在台下妖魔鬼怪，你說讓誰服？給師父丟人，真是想起來很痛心。

所以我們一定要向師父老人家學習，我們說不出來，說不明白，我們能不能把聽明白的那一點點，把它做出來，你聽一點你做一點行不行？你聽兩點你就做兩點，咱們沒有太高的要求。你別聽了一百點你一點也不做，全都誇誇其談，那你一點收穫沒有，你今生成就不了理所當然。

有人曾經問過我這樣一個問題，說劉老師，妳知不知道？師父在國外建漢學院，跑那麼老遠，師父為什麼不在國內建漢學院？我不是太了解情況，但是我自己心裡的笨想法，我就這麼回答的，我說條件不具備，機緣不成熟。如果國內要條件具備，機緣成熟，那師父何苦跑到外國去建漢學院？我說你們有這個想法，師父老人家他就一點沒有想法嗎？是師父現在他不具備這個因緣，他因緣沒成熟。我說為什麼因緣沒成熟？眾生福報薄唄。我說的對不對？你眾生福報厚，老法師在國內建漢學院，承傳中國傳統文化，那不理所當然嗎？現在不具備這個條件，那沒辦法，就得到外國去建。他的



目的就是一個，要把中華傳統文化保持下來。

老法師一再說，他說如果在我們這兒斷代了，中華傳統文化就徹底的沒了，以後再找老師找不著了，誰懂，誰教？現在已經寥寥無幾，能教傳統文化的老師，他說再待十年就完了。所以師父是力爭在這十年，不管花費多麼大的氣力，也要把中華傳統文化保持下來，能夠承傳下去。這就是師父目前迫在眉睫要做的一件大事。那你們看，師父老人家這麼大歲數，東跑西顛在做這件事情，多不容易！但是你知道它的意義有多麼深遠嗎？不可限量，這個意義，我們仔細琢磨琢磨，是不是這樣？

拯救，現在應該用這個詞，拯救中華傳統文化，就在我們這一撥人手裡了，是不是？如果我們這一撥人，不盡心盡力的去承傳我們中華民族這傳統文化，在我們這一代手裡斷掉了，我們就是千古罪人。你琢磨琢磨是不是這樣的事？老祖宗給我們留下了這麼燦爛輝煌的文化，在我們這些敗家子手裡給它敗掉了，你不是千古罪人你是什麼？而且我們中華傳統文化，不是我們中國的，它是世界的，它是全人類的，你想沒想到？難道你就認為中華傳統文化，就是我們中國的嗎？不對，心量太小。

現在你看不出來嗎？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，愈來愈突出。我給說了一個詞，我說將來能夠引導世界潮流的，非中國莫屬，我們中國要擔起拯救中國、拯救世界、拯救人類的重任。重點拯救什麼？拯救文化。國內的電視節目在變。這事我是有感觸的，我本來是不太喜歡看電視的，我現在看電視，我看到了電視節目在變，我就在心裡默默的高興。國家在變，往哪變？往好了變。過去那些亂七八糟的、烏煙瘴氣的電視節目，現在正在逐步的減少，正能量的電視節目正在愈來愈多，這是令我們欣喜的一件事情。

那天我不給大家說，正在熱播的一部電視劇，叫「人民的名義

」，火了，為什麼火？火在人民的心裡，多少年也沒看到這樣一部反腐大片了，老百姓高興，人民高興，看到希望了。所以現在，如果說過去看什麼電視連續劇，一到晚上就滿街沒人，我估計現在也差不多了。人人都在談「人民的名義」，就是我這不願意看電視的都看入迷了，我每天，沒來香港之前，我都在看這個大片。雖然是和實際情況還有應該說有距離，因為啥？有些個事情，它要有個時間，要有個階段，要有個過程，有的事情適合公開，有的事情不適合公開。我為什麼能說這些？因為我調省政府是一九八四年，我在省政府的工作就是反腐敗，我幹的就是這個活。所以我為什麼看這個大片我那麼認真，因為我知道那個工作是個什麼樣的工作。我那天說了一句，我說如果真正想要把這個工作搞好，真正的抓腐敗，就得拿出什麼樣的決心和勇氣？把腦袋掖在褲腰帶上，隨時準備獻身。我說沒有這個隨時獻身的勁頭，幹不了這個活，那是我深知的。

他就抓這一個反腐敗，我就五體投地的，我就佩服他。這個渾水太難蹚了！咱們中國遇到明君了，遇到明君就得度，就得救了。中國得救了，世界就得救了，它是連鎖的。世界得救了，全人類就得救了。你說我們中國的擔子有多麼重！不承傳中華傳統文化，我們是不是罪人？我們中華傳統文化不但救中國，還救世界，還救全人類。就這樣的一個燦爛的文化，被我們斷掉了，我們在中國是罪人，在世界是罪人，在全人類都是罪人。

我們把這項工作做好了，我們中國真是了不起，我們不想讓誰給評功擺好，這是我們中華民族的重任在肩，我們一定要把它擔起來。師父老人家對我們寄託了太大的期望，我們有一分力出一分力，有兩分力出兩分力。現在建這個漢學院，也不是沒有困難，是不是？做什麼事都很難。現在建漢學院資金也不是不短缺，我聽出來

好像是，因為師父說了，漢學院招生，就指這個英國漢學院招生，所有的經費都統一給出，不用個人來擔負，你想這一筆開支也是不小的。所以我就想，那我盡點什麼心，盡點什麼力？我就想我有一分力我盡一分力，有兩分力盡兩分力。上一次我記得有一次我在香港，我說斯里蘭卡建佛學院的事，這次我還想再說說英國漢學院的事。

我這次又有一個小小的舉動，因為有佛友上我家去，臨走的時候，在我的沙發後面給我留點錢。等他回去以後給我打電話，告訴我：劉姨，我犯了點小錯誤。我說你犯啥小錯誤了？他說我偷偷的在妳沙發後面給妳留點錢。我說我去看看。我一看，一個小口袋裝的，我沒數，但是我會數沓，因為他那是十沓，我估計是十萬。第二天我把小刁、大雲找來，我說暫時擱妳那寄存，以後我們去的時候，把這錢一定要還給他。因為我發願，大家都知道，我不接受一分錢的供養，妳說話要算數的。你們想如果劉老師見錢眼開，誰給我都要，這幾年可能我就成暴發戶了。如果我是一個暴發戶的劉老師，你們還像現在這樣喜歡我，這樣信任我嗎？是不是？你看我說得對不對？說沒說到你們心裡去？你們到那時候那得說，劉老師也貪心了，她也見錢就摟了。我到現在我一分錢不沾。

我來香港，有同修說商量：劉老師，妳給我們捎點錢供養師父，行不行？我說自己的事自己辦，我不沾一分錢，我真是做到這一點。這是十萬吧，還有同修過春節的時候給我發點過年紅包，拒絕不了，就這樣的，也攢了點，這幾年攢了點。完了大雲夫妻倆也發心，也要贊助點。我說我不反對，就這樣，這回我來了，又捐助了那麼一點點錢，也就十幾萬，就這樣，我就這麼大力量。但是我想，如果我盡心盡力做了，我就拿一塊錢，可能我的功德不次於你拿一百萬，因為我心是誠的，我就這麼大本事。

昨天我跟師父說，我說師父，這些錢分三個層次，第一個層次，是佛友給我留的；第二個層次，是佛友春節給我發的紅包；第三個層次，是大雲夫婦倆，他們要表達表達這個意思，加在一起總數十六萬。我就這麼大本事。小刁我倆一分沒拿，小刁要拿讓我制止了，因為最近她家有點事，我說妳手裡不能一點點錢都沒有，我說我不拿，妳也別拿。這次就是這樣的，我是如實的說。你有多大能力你就使多大能力，沒有能力，我不委屈自己，我不能說我想捐，我沒錢怎麼辦？我去化緣。我不化緣，我過去不化緣，現在不化緣，今後永遠不化緣。凡是你們聽到說劉老師要幹某某事在化緣，百分之百是假的，永遠不會發生這樣的事。如果我沒那麼大能力，我一不化緣，二我也不會出去借，我找張三李四，你借我點錢，我要捐款，那不可以那樣做事的。我有多少我捐多少，沒有，我捐我的一顆真心，也足夠了，我就這麼想的，我也就這麼辦的。

這一段話我給大家念一念，這是我寫的，我覺得這一段話好像是很重要。就是說：中華傳統文化關係到中國的命運，關係到中國的前途，同時也關係到世界的前途和命運，這是一個歷史的轉折點。上淨下空老法師，在這個歷史的轉折點上，所起的作用是至關重要的，切切不可小覷，就是不可以忽視的意思。一代聖僧示現在中國，這是中國人的福報。老法師示現在中國，是我們中國人的福報。有時候我一看老法師受了這麼多委屈，我心裡真是不平，我就心裡默默的說，師父你咋不找個好地方去示現，你怎麼跑這個地方來遭這個罪。我真是心裡這麼想的。

所以說一代聖僧示現在中國，這是中國人的福報，這是我們的老祖宗，為後代子孫積下來的陰德，讓我們有這麼大的福報，我們要知恩報恩。上淨下空老法師，在承傳中華傳統文化方面的理念和實踐，無論是力度、深度，還是廣度、高度，無人可比，他的歷史

作用不可測及。如果現在我們還不能完全理解和認可，那麼若干年以後，我們會知道這位老人是多麼的偉大和不凡，就是不平凡。他對中國文明、中國文化的影響，絕不在孔夫子之下，歷史將記載這位老人，對中國文化、對世界文化的巨大貢獻，他將成為一位歷史巨人。這是第六個第一人。

下面說第七個第一人，上淨下空老法師，是推動世界和平的第一人。從七十年代開始到現在，上淨下空老法師先後參加了十幾次聯合國的和平會議。老法師深有感觸的說，聯合國的和平會議，解決不了世界和平的問題，師父一針見血的說。聯合國的和平會議，解決不了世界和平的問題，真是一針見血，一語中的。有聯合國代表團代表向老法師提出這樣的問題，這個世界還會有和平嗎？老法師的回答是肯定的，有的，就是能，能。又問，怎樣才能有和平出現？老法師給了八字方針，這八字方針是「平等對待，和睦相處」。又問，從哪入手？老法師回答，從四個方面做起，即國家與國家，族群與族群，政黨與政黨，宗教與宗教，老法師告訴我們從這四個方面做起，平等對待，和睦相處，就能化解衝突，促進世界和平。我給這八個字叫老法師的八字方針。

而這四個方面又要從哪先入手？師父說要從宗教入手，宗教團結比什麼都重要，我剛才前面說了一段，這裡師父又說，說宗教團結比什麼都重要。在團結宗教方面，老法師身體力行，做了大量的工作，取得了豐碩的成果。譬如前面我們提到的，新加坡、馬來西亞、印度尼西亞等等等等，這都是事實，我們大家都耳聞目睹。

現在師父在澳洲做的這個試點工作，今天師父說了，這個試點已經完成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有代表已經去參觀，對這個很認可，就是宗教團結的示範點。這樣，這個示範點被認可以後，就可以向全世界推廣，這是一件讓我們感到非常欣慰的一件事。圖文巴這個

小城，有居民十二萬人，在這十二萬人裡，有八十多個不同的族群，這真是典型的多元文化。八十多個不同的族群，有一百多種語言，有十幾種宗教。所以這個地方的試點成功了，那真是有代表性，師父這個十幾年的工作在這個，沒有白做，真把它做成了。這是一個真正的多元文化的城市，老法師把這個小城的居民團結起來了。

二〇一四年五月，斯里蘭卡在巴黎教科文組織舉辦的一次衛塞節活動，澳洲圖文巴的代表參加了，他們的宗教團十幾個宗教，在教科文組織做了詳細的報告。這都很不容易，這個機會是很難得的。他們要給全世界做個榜樣，把圖文巴辦成世界第一個多元文化和諧示範城市。這兩個字很重要，和諧示範城市，現在已經獲得了完全成功。做成這件事靠什麼？靠老法師的智慧，老法師靠什麼？靠的就是一個字，和，和平的和。老法師靠什麼把這件事做成的？就是靠這個字，和，和比什麼都重要。

後面這段話就是我今天這個課的結尾，我原文給大家讀一讀，說：世界大同，這是中國古人的理想，也是現代中國人的美好願望和不懈的追求。老法師對世界和平充滿了信心，他老人家教誨我們，實現世界和平，要從我們每個人做起，要從自己做起。只要我們棄惡揚善、改邪歸正、端正心念，就一定會挽救地球，挽救人類，世界和平一定會到來。上淨下空老法師堪稱推動世界和平的第一人，他的「平等對待、和睦相處」八字方針，必將有力的推動世界和平的進展。八字方針可以說是老法師，給實現世界和平開出的一劑良方、妙方。

上面我從七個方面，談了我所認識的上淨下空老法師，都是我自己的認識和體會。對於淨空老法師，我的認識是，怎麼談、怎麼認識都覺得不過分、不全面，因為我的認識能力有限，我只能認識到哪我說到哪。這次是四談，以後有機緣可能五談、六談，我會接

著談的，因為隨著我接觸師父的時間的增長，認識的深刻程度可能也會加深，我會繼續向大家介紹真實的老法師的。老法師在我的心目中，永遠是良師、益友、慈父，跟隨老法師學習經教，是我今生的幸中之幸，我會永遠珍惜的。我也希望我的同修們能夠珍惜這個機緣，好好的向師父學習，把老法師的教誨，能多接受一點就多接受一點，多落實一點就多落實一點，不要辜負師父對我們的期望和重托。

今天的時間到了，就說到這，謝謝大家，阿彌陀佛。